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張綱

春秋說卷十三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隱公　案經九年春無王月左傳獨稱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及庚辰則南季來聘亦在三月經無王者闕文而以三月列於來聘之下者後人亂之也留此存疑以待後學

元年春王三月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七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二月　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皆有春無月獨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皆下有三月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祊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孔疏隱莊閔僖皆有故而不行即位之禮非行其禮而不書也何氏膏肓謂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為政非居其位故死不記崩隱公生稱公死稱薨何得為攝攝者攝其政事而已非攝其位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

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
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
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
正而成之何也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
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
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
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

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餘皆有月無王獨九年有春無月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此論發自穀梁未可盡信左氏公羊皆不言左氏詳于事而畧于義公羊好言義昌為亦不言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楊疏宣公亦篡位而立不去王者桓弑賢兄讓國之主害成立之君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為臣之義故不去王非也文公薨而子赤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云宣不為臣不亦悖乎且宣以庶篡適以臣弑君而云篡未踰年之子則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亦未踰年之子也春秋昌為直書弑其君哉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

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一正與夷之卒一正終生之卒也

宋與夷以弒曹終生以疾陳侯鮑以慽其卒也皆在正月宋與曹皆稱王以正其卒矣而陳鮑之卒獨無王或云鮑以二日卒甲戌己丑皆非正月如其然則經曷為而書正月乎既書正月又曷為不稱王以正陳侯之卒也或云十年者數之終故稱王則二年非數之始曷為亦稱王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二

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六年春王

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

十有二年春正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　二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餘皆有春無月莊薨于三十二年是年春經不書王桓薨于十八年獨書王則桓無王之說益不可信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此說似非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經書子般卒莊公未葬故名言閔之繼般雖非父而親之為父雖未踰年而尊之為君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案五年春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觀傳書月書日書王又言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此國之大典故傳特詳焉然則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其為闕文必也秦火之餘豈無殘闕學者當存疑勿為之妄說斯可矣　六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案十七年春伐英氏不稱王亦無正月十八年春王正月伐齊同一伐也或時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

有二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

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經不書王而十六年之夏特書公四不視朔則亦不朝于廟也豈獨禮無王哉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餘皆有春無王月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宣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八年不書王月者十年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成公

成十七年經書春不書王月左傳獨書十七年春王正月傳必據經而後書經不書者闕文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成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王月者七年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有

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襄在位三十一年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二年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案經書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左傳先書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然後書三月曹平公卒此魯春秋舊文而左氏因之者也然則春三月書王亦魯春秋之舊非孔子加之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左傳書二月己丑日南至亦魯春秋舊文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 案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經不書王月左傳獨書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伐莒莒敗之然後齊侯伐莒明在

王三月經不書者闕文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昭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三年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定在位十五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者四年而已

左傳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元年必書正月雖不書即位亦然其餘或書二月或三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

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辠焉爾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何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禮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

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二月　十年春王二月　案十二年春用田賦經不書王月左傳獨稱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此傳中之經乃知經無王月者闕文非不書也　哀自元年迄十四年獲麟之歲書王月者六年而已

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三禮義宗曰三微者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微而未著其色赤周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其色白殷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黑夏尚黑黑猶青一作青平

旦為朔故曰三微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王者奉而成之是以春秋春三月皆書王謂王者奉三微之月以通三統故曰三正春正月者周之正春二月者殷之正春三月者夏之正然則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乎曰否前此矣夏書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如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則夏時焉得有三正哉三正者以人道言之曰正道以歲言之曰正朔是為三才之正三王之春古帝王奉順三微敬承天意怠棄者言不能奉順

而敬承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為桓弟弑兄臣弑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為貶王則春秋子弑父臣弑君天王皆不能討曷為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為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穀梁楊疏雖有月無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為無月

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為貶乎抑以有月為貶乎十一公皆無王獨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知無所據而徒以意說則我豈敢史有誤文曷為桓十三年皆誤春秋十二公其文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闕誤且無亂之者哉穀梁正

論我皆從之獨此不能無疑後之學者詳焉（趙匡謂桓之有王是謬增加我不知何人謬增何所據而為此說）

莊公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經傳不同必有一誤）書不時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延廏者法廏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力疲財匱食乏曰勤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圉人犖投蓋處僖公更新而高大之故曰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曽點所欲風舞處今門基猶在高八丈餘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服注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杜預更為别說謂

新作南門乃脩飾使高大耳非急務也故譏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南門者法門也

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孔疏詩魯頌閟宮稱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力役若唐之丁邑謂

賦稅若唐之租調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至是乃益司馬作中卿官

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范注魯有二軍今作三軍增置中軍

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之師士而哭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定公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

廣雅曰闕謂之象魏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于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穀梁謂雉門尊故云爾

周官挍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挍挍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家四閑鄭康成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數

至按言成者明六廏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而王馬小備也每廏為一閑閑名為廏天子十二廏諸侯六廏六廏成按按惟天子有左右諸侯六閑而已延廏者六閑之廏也莊二十九年新延廏何以書以不時書然則脩廏當在何時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廏詩所謂乘馬在廏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庌秋仲居廏故牧師孟春焚

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仲春始牧之時除薦釁廄薦者馬茲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脩脩成而釁釁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葢得其時則言釁非其時則言新春秋書新不書釁以此啖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脩之于農隙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釁廄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未可以除薦也乃釁而新

之又在大荒之後豈非失其時哉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農隙之時也曷為與新延廄並書新延廄者非其時以非馬出之時也新作南門而更高大之故加作雖當農隙亦書以譏焉或曰廄有出入門有啓塞一也啓塞猶開閉戼（俗作卯）為春門開丣（俗作酉）為秋門閉門之脩也當在夏之春秋二仲歟廄與門其新皆不于農隙者以其自有出入啓塞之時也左氏皆據舊典俗儒好攻之適見其妄而已矣司馬法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為

匹馬丘牛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是為乘馬杜預謂成元年作丘甲者甸有甲士三人使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曰古文乘甸通乘馬猶甸馬一乘之地方六里當作八里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丘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

人奉車兩車一乘為一兩器制也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令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攷諸周禮而知其說本于古矣周禮大司馬有司甲之官其職雖闕考工記仍有函人之職甚詳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亦如之注云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明甲亦然此非國之事歟丘甸出甲實始于齊桓非古制明矣周官繕人槀人皆有工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且下上其食而誅賞詳考函人鮑人之職則為甲者皆世其官必非民間所造也然則穀梁之說非本于古哉夏官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魯為宗國故有三卿各將一

軍是為三軍則是魯有三軍自伯禽以來未聞改作曷為襄十一年特書作三軍昭五年復書舍中軍方其作之也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是四分其室亦四分其軍名為舍中軍其實魯有四軍矣曷為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三有中而四無中言舍中軍則魯有四軍可知三軍禮也四軍非禮也故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此聖人之特筆春秋之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

未知巳之有臯焉公穀二傳謂舍中軍者貴復古豈其
然乎且此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
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
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
一人為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
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税皆出于此有鄉則有田有
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魯三家之各征其
軍也三分于前四分于後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由是魯

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為托食之君矣姤之九四曰包无魚起凶魚為民象而九四無民故凶其魯昭公之謂歟公羊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其說雖不見于經而以兩觀為天子之禮亦必有據矣不然脩舊不書定二年新

作雉門及兩觀曷為亦書于策哉

隱公

七年夏城中丘

左傳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九年夏城郎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

五年夏城祝丘 左氏無傳酈道元曰東海郡即丘縣故祝丘也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以齊欲襲紀故城祝丘

莊公

九年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

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役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二十有八年冬築郿（郿二傳作微）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何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為也于薛遠也于秦臨國也

穀梁傳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辠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是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言桓公宿留城之非若緣陵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

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去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傳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鹹之會非獨為杞而周亦有戎難兼謀戍周且會鹹在去年之夏至今年春而已

歴三時則諸侯之歸久矣明城緣陵者非即會鹹之諸侯也俗儒趙匡以為不書其人者乃春秋前目後凡之例妄矣如其說則元年夏城邢之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曷為不從前目後凡之例乎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見恐愒而亡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水經

注濰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即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謂此為東諸城王莽更名諸并矣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魏文帝立東莞郡東燕錄謂之團城魏南青州治今城北鄆亭是也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宣公

八年冬城平陽泰山郡東平陽縣河東有平陽故加東晉武元康元年改為新泰縣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

四年冬城鄆魯有東西二鄆此蓋西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鹿囿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築不志此其志何也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是年秋及冬兩會于戚後會多齊崔杼滕薛小邾餘皆前會之人也不觀左傳焉知其故

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事在元年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

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
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
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
牢鄭人乃成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
鄭虎牢非鄭地也書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
公羊不知其事而為之說故削之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内鄭也穀梁亦不知其事鄭猶未服焉得内之

七年夏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時事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是時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世叔儀當作太叔儀似以穀梁經文而誤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

誰歸之吉也鬩之弃同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

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

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昭公

九年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

貽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敬王從都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

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歳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魏獻子使伯音韓不信對曰

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經皆不書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南面以令之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案傳昭末年冬定元年春兩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皆魏舒為政舒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

栢梼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然則成周未城而魏舒先卒矣第正月辛巳魏子涖政庚寅栽相去不過十日耳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當在定元年三月也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定公

六年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蛇水逕鑄

城西又西南入汶

十有四年冬城莒父及霄 不書冬似闕文

十有五年冬城漆 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酈道元謂漆鄉在平陽縣東北而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則二鄉相去甚近焉知漆閭丘非一邑乎十三州記平陽縣有閭丘鄉明二鄉同在一縣則漆閭丘似非兩邑也定末年所城者豈即邾之邑歟

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文定有闕誤當存疑

哀公

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公羊作開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公羊作邾婁葭

邑曰築都曰城言邑小而都大也自其小而推之則築館築臺皆曰築自其大而推之則城國都城成周皆曰城且小者非徙館與臺而已囿亦曰築道亦曰築咼為道亦曰築書稱說築傅巖之野蓋傅氏之巖通道所經常使胥靡刑人築而護之秦為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蓋築成甬道使民不得行故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築之者禁之也禁之者虞之也虞之者守之也凡所被築悉為禁地有官守之故穀梁以為非正春秋築微築囿築臺皆然故特書以示譏啖助謂獨築囿則然濫列于築微之下或又以為築微者作邑也殊失築之義矣古聖王之時地可墾辟皆農郊也悉弛之以贍氓隷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隤牆填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穀梁所謂山林

藪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安可築而守之使為禁地哉凡春秋書築自築館之外皆譏也惟城則否或有難而城或有備而城城所以設險而守其國安得不先為之備乎是故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故也穀梁謂凡城之志皆譏似失之然惟有難而先為之備則雖非時而春秋不譏否則必于農隙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時而城是為產城必攻其所產猶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

侯伐鄭圍新城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密而曰新城者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密齊桓即以此聲其辠而伐之故傳曰鄭所以不時城也葢築不侵農地城不奪農時此非先王之舊典歟成九年定六年兩城中城杜預謂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穀梁謂中城者中外之中故有外民之說信乎外有郭中有城城為中城則郭為外城矣然郭不名外城而名郛者城郭皆所以居民民不可外也如穀梁說則中城

乃魯之都非魯之邑故言中城以别之然以為外民則我未敢信姑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僖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襄二十九年城杞事同而書法不同前之城緣陵曰諸侯穀梁以為散辭左氏以為有闕後之城杞則詳書十二國之大夫且以為弃諸姬而夏肄是屛未聞以此譏齊桓而顧以此譏晉平豈前之城緣陵獨非夏肄是屛哉葢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諸侯之大夫譁然不服而有異論我以為緣

陵之城諸侯實有闕而晉平城杞未見其闕也乃前有散辭後有異論豈非桓德衰而晉霸亦衰歟同一城杞也曷為緣陵獨有闕僖元年夏城邢之三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如從省文之例則書曰師城邢可矣而仍詳列三師者言三師實宿留城之所謂辭繁而不殺也鹹之會在前年之夏諸侯之散久矣至今年春而復城緣陵諸侯或至或不至或後至故殺其辭曰諸侯而弗目以此趙匡俗儒何足以知之趙匡駮左傳不知前目後凡之例而以為有闕

前目後凡後世膚史皆知之而左氏獨不知妄之甚矣然則僖三年城楚丘曷為亦弗目此內辭也非散辭也會後其期故從內辭亦非弗目故一稱諸侯一不稱諸侯稱諸侯而不言其入故曰弗目不稱諸侯豈弗目哉合而觀之則其義見焉矣

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晉霸之始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晉霸之終翟狄通前盟謀伐鄭後會城成周皆諸侯之大夫會盟于京師均不可以訓曷為一書一不書翟泉之盟王子虎涖之會僖公會之猶可言也狄泉之會晉

魏舒涖之孟懿子會之不可言也故一書一不書或問曰公羊謂築猶造也穀梁謂築乃虞之後人皆從公羊莫有從穀梁者今獨取穀梁而舍公羊請終其說城可謂之築築亦可謂之城春秋志城不志築築館不志築入例者惡之也曷為惡之以其築而守之故惡之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齊既然魯獨不然乎齊景公聞晏子之言乃為之去禁明築者禁而守之矣竹書周

顯王四年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地理志開封縣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昔梁惠王發其藪以賜民焉發而賜之者言舊禁而守之此非山林藪澤皆有禁哉禁不可書故書築書築則禁可知穀梁之說受之師故從之

春秋說卷十三

春秋説卷十四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莊公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孔疏云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經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穀梁傳善救鄭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伯二傳作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亡矣孰亡之葢狄滅之衛亡而邢未亡葢狄病之非滅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臣先言救君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稱師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

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是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明救許者即伐鄭之諸侯也故稱遂

左傳夏諸侯伐鄭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謂諸侯還明楚未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

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是時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

左傳十五年春楚子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

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案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則是齊兩伐厲三救徐經皆書其一而已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狄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穀梁傳皆曰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案傳殺公子買在楚人救衛前以楚救不克而殺之也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年秋楚人圍江後漢志安陽故江國嬴姓義陽郡治也本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為義陽郡治有江亭世謂白茅城圓而不方故江國也與秦同姓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益以同姓故歟

左傳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經不書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人伐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宣公

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穀梁傳善救陳也

九年冬晉郤缺帥師救鄭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莫知在何年杜預以六年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傳不言厲亦無逃歸之文定有脫簡必欲指以實其事妄矣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有二年冬衛人救陳宋師伐陳

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經皆書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十三年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穀梁楊疏曰衛人救陳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為善故不釋

成公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五年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

文子士燮韓獻子厥諫曰不可乃遂還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襄公

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

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傳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經不書城棣盖去陳尚遠故不書非公不及會也○案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傳稱會于鄬以救之經書會不書救非救

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陳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秋七月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獨

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辠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季孫宿帥
師救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也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穀梁范注至遇而齊師已退

二十有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乃還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雍榆晉地後屬魏淇水逕其南又逕其東東北逕頓丘入白溝）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哀公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是年秋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年冬吳救陳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王者之師伐有辠救無辜惟其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先王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後世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者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故伐不可

非救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伐可也救可也兵苟不義則伐不可救亦不可故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惟善其救揆厥所由由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之恣行亦幸矣善救之説出則不肖者益幸也學者説春秋以為言救未有不善者其不然乎假令文王伐崇而同惡者救之何善之有哉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而求其彼善於此者則莫如齊人救鄭齊人救邢猶不失為義兵故春秋善之善之則曷為稱人莊二十八

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閔元年齊人救邢

春秋稱人之義有三一曰討賊二曰伐戎三曰救患討賊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誅也伐戎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病也救患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患也莊二十八年救鄭稱人是齊侯歟曰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經書公會傳言諸侯則齊侯宋公明矣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說者謂稱人以貶之此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且云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貶之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為此說

者不知春秋異於秦漢戎狄徧於中原近在門庭患生肘腋亡邢滅衛皆非外夷齊侯北伐南侵亦非遠略管敬仲明言戎翟豺狼不可厭也孔子亦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乃謂勤兵遠伐故特貶稱人不亦妄乎然則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曷為不稱人或云狄之患大於戎齊桓舍狄而伐戎戎狄之患一也安得以意而分大小哉一稱人一稱爵者以其稱許男不可不稱齊侯也稱人非貶稱爵非褒如以北伐山戎為遠略故

稱人以貶之則齊侯伐北戎獨非遠略乎而顧稱爵以褒之也其不然必矣趙匡欲改齊人為齊侯以就其說劉原父以為越竟伐山戎乃沛然自得矜功而欲封禪此本史記封禪書不見春秋內外兩傳後人掇封禪書數語編入管子其言誕妄不足信也原父可謂博而無識矣

僖元年三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謂言次非救也信乎曰否莊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次于成欲救鄣而不能皆書次而不書救則其不能救信矣聶北三師先書次後書救則能救可知或云救患如拯焚當如奉漏卮沃焦釜不可須臾少緩獨

不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乎救者惟期有濟而已如其有濟雖緩何傷也邢之不亡非實賴齊桓救之之力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後言次豈畏齊而不敢進歟非也齊侯聞晉之亂而伐之築熒庭戍郫邵封少水嘗與臧孫語而自多伐晉之功臧孫笑之且以為君似鼠夜行晝伏畏晉實甚豹雖懦必不畏此夜行之鼠矣蓋至雍榆而齊師已退也齊霸終而魯救齊晉霸衰而魯救晉皆有關於天下之

故者故特書於策而左氏以為禮者葢聶北與雍榆皆次也而一先一後見君臣之禮焉僖十八年宋襄伐齊納孝公鄭抑伐喪鄭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及桓公卒而雍巫易牙立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納孝公而伐齊齊桓之元妃王姬無子長衛姬生無虧閔二年齊桓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明齊桓之子無虧最長無虧長而齊立之且桓公許之矣特以立之者皆小人而桓公又嘗屬孝公於宋如孝公當立則經曷為書

伐而不言納子朏哉經書伐而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非伐喪而何故魯救之於前狄救之於後經兩書救狄與魯同辭葢進之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且宋襄會盟征伐春秋皆無善辭後之人皆列於五霸異哉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襄十年晉侯伐鄭楚公子貞救鄭伐者義乎救者義乎曰皆非義也如以強弱論則晉文強晉悼弱故晉文能禦楚而晉悼退而避之方晉文之伐衛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遂出其君以說于晉

豈非晉文强楚人不克救衛歟不克救曷為書救是時
楚戍穀魯戍衛其欲救衛也必先告魯故書救魯懼晉
而殺戍戍者以不卒戍臯之戍不卒者非以其救不克哉
晉悼合諸侯以伐鄭與楚夾潁而軍鄭涉潁與楚人盟
竊料晉之不敢與楚戰也由是晉師退而楚人乃還則
楚實能救鄭矣故救衛救鄭皆救也其事同其情異一
則晉强而楚弱一則晉弱而楚强如以義言則兩國交
爭伐與救皆非義也晉悼既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乃

城梧及制以逼之數合諸侯之師以伐之其不仁亦甚矣楚雖能救鄭仍終不能得鄭也故我謂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者以此春秋二十三救皆先言伐或言圍後言救未有伐與救並行者惟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伐與救並行焉江遠而楚近勢不能越楚以救江故聲言伐楚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既不成伐復不成救也貫之盟江黄皆與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

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齊桓尚不能救黃晉陽處父又焉能救江哉楚人滅江秦穆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與秦同姓未聞同盟而秦穆謂之同盟者以其嘗與諸夏之盟也同盟滅盟主不能救則盟主恥之雖非盟主亦以喪禮自處哀而矜之我所謂救非義者以為不能救而徒有救之名若陽處父者不如勿救而已矣宋衛同盟於清丘而外楚且曰恤

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孔達背盟而救之此不當救而救之者也不能救而救之者不猶愈於不當救而救之者乎然明知其義而背之與不能為義而竊取其名均非義也盟主之宗諸侯者太上以德綏其次以力服德不能綏力不能服一伐之一救之如兩虎之鬬爭而可謂之義哉善乎延州來季子之救陳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

不亦可乎

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是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經不書王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此左傳經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此訓大雨雪非以平地尺雪為異也趙匡駁之妄甚且既震而大雪傳固明言時失矣

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注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失其時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太甚也師說謂平地七尺雪盛陰之氣也葢盛陰之氣大怒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志疎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桓公

元年秋大水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孔疏原地之高者不宜有水言出者謂水出於平原之工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莊公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穀梁經夜作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古而如通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恒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星復見　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

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不見者法度廢絶之象夜中星反者房心見於虚危斗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是夜中歟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瘠一作瘠一作漬大瘠者何痢

也痢即癘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

兵救水以鼓衆

僖公

十年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陷入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既卒之稱凡伯單伯皆天子之大夫也魯大夫未有生而稱伯者公穀二傳以單伯為魯大夫失之甚矣

左傳震夷伯之廟辠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

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是月

邊魯人語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

月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左傳秋大雨雹為災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旱貫霜而不能殺草至當貫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貫霜而反不能殺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菽重草輕

文公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漢書注文穎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春秋志孛不志彗彗孛實一星不得妄分長短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魁中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宣公

十年秋大水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穀二傳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宫之榭也

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宣王中興故廟不毁 穀梁同）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終無冰矣加之寒之時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廟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謂之新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切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五年夏梁山崩　秋大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與二傳略同惟以伯宗為伯尊重人為輦者且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木冰猶木介介者甲也兵之象）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襄公

九年春宋災（災公羊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

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太宰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魯有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二鄉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災者天火故知有天道杜預謂宋人先知之妄矣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頸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七星為朱鳥頸味與頸共在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在南方令民放火味為火候故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南方七星共為朱鳥宿東方七星共為蒼龍宿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心為大火與日出沒伏在日下不見令民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是年冬大饑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五星皆右行於天恒星為經五星為緯天有十二次地有

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星紀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枵之言耗耗虛之意星紀為斗斗之次玄枵為虛危之次歲星此年當在星紀明年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淫行失次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星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蛇乘龍歲星為龍虛危為蛇歲星在虛危龍在下而蛇在上蛇乘龍之象也龍宋鄭之星也房心為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昭公

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服氏謂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鄭玄答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
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
賦（火出為夏三月至四月而畢周禮夏班冰是也）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
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
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

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雹不為災不書于策

九年夏四月陳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左傳經文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辠人殺人之賊葬

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天漢在箕斗閒是時天漢斜列於天大辰見在天漢西孛星文出於大辰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伐為參伐也伐在參傍與參連體而六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易風自火出風屬木始於東北故東北融風為火之始七日其

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前年梓慎所料者一一皆中而我獨削之者子產所謂多言或信也梓慎登大廷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前年冬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是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定公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趙匡曰百草未死豆苗先枯惟豆易凋非舉重也如其然則隕霜殺菽乃常事耳安得以為災而特書於策哉

哀公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毁其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

為廟屏戒也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日方出宿不見故言旦

譽論稱子不語怪説者遂謂聖人不言災異而春秋災

異皆書于策漢儒董膠西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災異

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中壘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

以洪範與膠西錯互不合及其子歆治左氏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宋儒盡斥之為妄由是學者絶口不言災異愚以為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明備而春秋災異洪範咎徵確然可信者焉可盡斥之為妄乎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八日之間再有大變公羊以為失時又以為㑺甚㑺甚者盛陰之氣大怒臣將弒君之象也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

帝義熙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信叙甚矣皆與隱九年三月同占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弑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强臣劉裕殺之盛陰大怒不益信乎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巳巳會稽大雨震電庚午大雪亦與隱同占是時西京孤危九州幅裂愍弑出降青衣行酒旋死於胡胡非盛陰之象哉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謂恒星不

見夜中星反復見何卬公以為恒星者參伐狼注法度之星星反者房心復見於虛危斗虛危齊地言王者法度廢絶齊霸將興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晡時有流星大如缶長十餘丈或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燿燿有光繹繹不絶星隕之狀一在夜一在日晡時未昏而星隕有光其災尤重是歲趙昭儀害後宫皇子皆與莊七

年夏四月同占其後王莽遂顓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臣聞三代喪亡者皆由婦人書云乃用婦人之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成帝趙后亂內王氏擅朝其後莊公亦內嬖哀姜外惑二叔哀姜亦殺莊之二子故星隕之變先見於七年雖天下之異亦魯國之災也若非齊桓撫而存之則魯不國矣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

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中壘謂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劉歆謂東方即大辰不言大辰者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故不言大辰漢末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巳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受禪初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

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南斗亦同）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秋七月同占故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主之象也由是楚莊興而觀兵周疆遂敗晉師于邲非所謂強國發兵諸侯爭權郷晉太安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此與哀十三年十一月同占占曰孛主兵喪咸寧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猶哀十三年十一月星孛于東方後七年而吳亦亡

此其應也春秋星孛于北則齊晉宋陳鄭莒之國並弑其君星孛于東則楚滅陳越滅吳三家田氏篡有齊晉故漢文之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亦滅皆兵喪之應矣獨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謂諸侯皆有火災者大火謂之大辰辰為火房火災曰喪然則孛主兵兼主喪蜮孛氣似彗彗有五蒼赤黃白黑其占各異以狀言之曰彗以義言之曰孛孛者惡氣故主兵喪即彗也晏子春秋以為孛之災更大于彗其言曷足信乎庶

徵之恒寒春秋大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雨木冰皆恒寒之罰也木冰一曰木介亦曰樹稼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與成十六年正月同占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愚謂盛寒之歲冰雪封條久之乃解樹枝如故寒歲皆然何足為異哉穀梁子曰木冰者根枝折也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晉太康五年九月南安暴雪樹木摧折此所謂木冰洪範凶短折

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不曰木折而曰木冰者冰陰木陽陰能脅陽故冰能折木言折則冰不見言冰則折可知此乃草妖非無故也若夫魏黄初六年正月晉太興三年二月永和八年正月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皆言雨木冰與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等此乃封條雪而指為雨木冰豈其然乎穀梁之説葢受之師矣其占則未有聞焉或曰小人亂邦之象是時魯有僑如之亂葢其應歟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説者

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同應春秋定元年冬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漢與吳皆在九月明非殺之時而定元年較漢與吳更早一月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穀又不足言矣蓋石顯呂壹後皆伏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於季氏為寄食之君昭哀二公皆客死於外故當定即位之後夏之八月而有隕霜殺菽之災

盛陰寒殘勁草君弱臣强之象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異亞於公子遂抑或然乎劉中壘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則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則為霰霰者陽薄陰雹者陰脅陽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則不然春秋不志霰而志雹者霰不為災而雹能為災也說者謂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偕信讒殺無辜則雹下毀瓦破

車殺牛馬其為狀也或如雞子或如鳧卵或如彈丸或如拳或如斧或如杯或如馬頭傷麥害稼殺人其災若是故季武子患之問于申豐而有雹可禦乎之說申豐謂雹之為災誰能禦之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其所以然者葢先王有藏冰之道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弗用則風能發之為雹而成災然則陰脅盛陽而為冰風發寒冰而為雹非陰則冰不成無風則雹不發劉向之說必合于申豐之說而始明左氏所據者皆先典諸

儒羣起而攻之則吾豈敢庶徵之恒燠春秋無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恒燠之罰也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中壘謂無冰為天下記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兹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兹謂亂燠而生蟲知辠不誅兹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

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寛厚此舒緩之應魏文帝
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
與建興同占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
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
其重焉爾十月為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
二月乃夏之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九年同占一則
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説者謂臣下强也記曰不
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

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於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於其末年而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乃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春秋志日食兼志地震後世推日食之法至元郭守敬而始精至今日而益精則日食可推而得也獨漢張平子造候風地動儀制作侔造化天下如有地動尊其方面即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則似

地震亦可推而得矣其術千古不傳莫知其故春秋志地震志災歟抑志異歟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傳稱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三日之間魯地震西周地亦震是時始分東西周王子朝為西敬王為東南宮極者西王之大臣也以震而死猶夷伯之廟者魯大夫展氏之廟也僖十五年以震而災則是魯地震而夷伯之廟災明矣曷為不書災而書震且不書地震而獨書震夷伯之廟大夫之廟災春秋不志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

新宫災哀三年桓宫僖宫災君之宫也故謹而書災而夷伯之廟亦稱災則君臣無別矣君子惡其無別也故特書曰震夷伯之廟而地震亦見焉其實廟以震而災與以火而災等災耳不書災而書震者君臣之辭也且曰震又有恪恭震動警戒之辭是時季友立僖實秉國政遂世其卿故於季友之將死也震夷伯之廟以警戒之若曰有隱慝者人所不知天必誅之云爾夷伯之廟震於十五年九月季友死於十六年三月春秋志火災其救之政弔之禮備詳於

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莊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志以我往弔特謹而志之故澶淵之會明言其故曰宋災然則救災之政弔災之禮非事之大者歟或以宋災為小明言其故以譏之殊失春秋之義矣說見前餘皆畧而不說惟說確然可信者數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春秋說卷十四